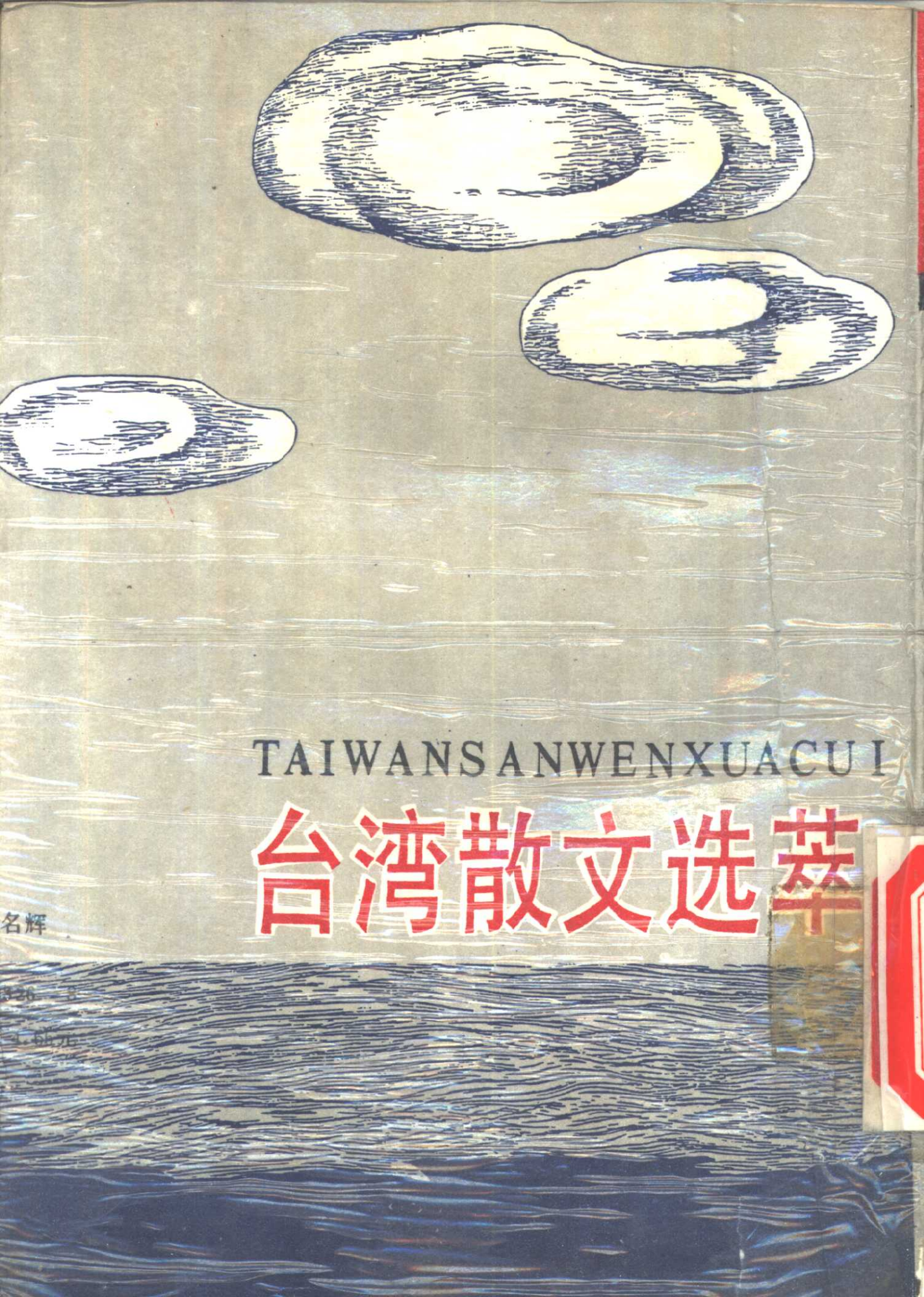




TAIWAN SANWENXUACUI

台湾散文选萃

名辉

326

4.50元

<下>

台湾散文选萃

● 湖南文艺出版社 蓝海文选编



台湾散文选萃（下）

蓝海文 选编

责任编辑：李绍谦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

1988年8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3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75 插页：2

字数：261,000 印数：21,801—31,800

ISBN7—5404—0326—8

I·257 定价：4.65元

目 录

春之怀古.....	张晓风 (1)
也是水湄.....	张晓风 (3)
依然是雨.....	林 玲 (7)
伞中世界.....	林 玲 (10)
船.....	亮 轩 (12)
别 赋.....	亮 轩 (18)
雁.....	王孝廉 (23)
小 茅 屋.....	王孝廉 (28)
大隐者言.....	杏林子 (31)
黄梁梦里.....	席慕蓉 (39)
红 尘.....	席慕蓉 (47)
小 路.....	涂静怡 (57)
蜘蛛.....	涂静怡 (62)
那双微温的手.....	谢霜天 (66)
梦里花落知多少.....	三 毛 (75)
与河对话.....	吴敏显 (94)
晒 谷.....	吴 晟 (104)
喜 欢.....	爱 亚 (107)
矛盾山居.....	栗 耘 (112)

瞎子、孩子与狗·····	喻丽清(116)
海滨的形象·····	黑 野(124)
油菜花和炊烟·····	季 季(139)
抽屉·····	季 季(137)
黑原·····	钟 玲(143)
番薯的孩子·····	萧 萧(151)
庄子与蝴蝶·····	蒋 勋(158)
流浪的吉他·····	陈芳明(165)
最后的乐章·····	吕大明(171)
海岸线·····	洪素丽(176)
生态四记·····	颜昆阳(185)
子夜册：曲·····	罗 青(193)
野渡册：画·····	罗 青(196)
远山含笑·····	韩 韩(199)
乌鱼来报春·····	心 岱(208)
清明上河图·····	高大鹏(213)
春天，你听我说·····	桂文亚(223)
如果你们是蚕·····	亦 耕(226)
茶余酒后·····	康来新(232)
娘说的话·····	阿 盛(242)
蚕·····	袁琼琼(246)
小品四则·····	杜十三(249)
旷野·····	许台英(253)
旧事·····	冯 青(265)
给日光节约时间出生的孩子·····	小 野(268)

小楼阁里的女人·····	陈铭礞(273)
故乡的冬夜·····	羊子乔(277)
槟榔树及其他·····	李瑞腾(279)
小猴儿成人记·····	郭明福(283)
生在花莲·····	陈义芝(293)
春雨·古宅·念珠·····	陈幸蕙(300)
人间咫尺千山路·····	陈幸蕙(304)
箩筐·····	林清玄(313)
走过槭树路·····	林文义(321)
有情篇·····	履 疆(328)
大地沉思录·····	陈 煌(333)
故乡的海·····	王定国(344)
天涯与故乡·····	陈宁贵(350)
只缘那阳光·····	沈 静(360)
蝉声老屋长路·····	谢明锸(366)
啸的传奇·····	游 唤(371)
溪涧的旅次·····	刘克襄(378)
写在春天·····	朱天心(387)
刻印·····	吴 鸣(393)
无缘缘·····	简 嫔(396)

张晓风

春之怀古

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从绿意内敛的山头，一把雪再也掌不住了，噗嗤的一声，将冷脸笑成花面，一首澌澌然的歌便从云端唱到山麓，从山麓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篱落，唱入一只小鸭的黄蹼，唱入软溶溶的春泥——软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

那样娇，那样敏感，却又那样浑沌无涯。一声雷，可以无端地惹哭满天的云，一阵杜鹃啼，可以斗急了一城杜鹃花。一阵风起，每一棵柳都吟出一则则白茫茫、虚飘飘说也说不清、听也听不清的飞絮，每一丝飞絮都是一株柳的分号。反正，春天就是这样不讲理、不逻辑，而仍可以好得让人心平气和。

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满塘叶黯花残的枯梗抵死苦守一截老根，北地里千宅万户的屋梁受尽风欺雪扰自温柔地抱着一团小小的空虚的燕巢。然后，忽然有一天，桃花把所有的山村水廓都攻陷了。柳树把皇室的御沟和民间的江头都控制住了——春天有如旌旗鲜明的王师，因长期虔诚的企盼祝祷

而美丽起来。

而关于春天的名字，必然曾经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在诗经之前，在尚书之前，在苍颉造字之前，一只小羊在啮草时猛然感到的多汁，一个孩子在放风筝时猛然感觉到的飞腾，一双患风痛的腿在猛然间感到的舒活，千千万万双素手在溪畔在塘畔在江畔浣纱的手所猛然感到的水的血脉……当他们惊讶地奔走互告的时候，他们决定将嘴噘成吹口哨的形状，用一种愉快的耳语的声量来为这季节命名——“春”。

鸟又可以开始丈量天空了。有的负责丈量天的蓝度，有的负责丈量天的透明度，有的负责用那双翼丈量天的高度和深度。而所有的鸟全不是好的数学家，他们吱吱喳喳地算了又算，核了又核，终于还是不敢宣布统计数字。

至于所有的花，已交给蝴蝶去点数。所有的蕊，交给蜜蜂去编册。所有的树，交给风去纵宠。而风，交给檐前的老风铃去一一记忆、一一垂询。

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或者，在什么地方，它仍然是这样的吧？穿越烟囱与烟囱的黑森林，我想走访那踯躅在湮远年代中的春天。

也是水湄

那条长几就摆在廊上。

廊在卧室之外，负责数点着有一阵没一阵的夜风。

那是四月初次燥热起来的一个晚上，我不安地在廊上，十分不甘心那热，仿佛想生气，只觉得春天越来越不负责，就那么风风雨雨闹了一阵，东渲西染地抹了几许颜色，就算草草了事收场了。

这种闷气，我不知道找谁去发作。

丈夫和孩子都睡了，碗筷睡了，家具睡了，满墙的书睡了，好象大家都认了命，只有我醒着，我不认，我还是不同意。春天不该收场的。可是我又为我的既不能同意又不能不同意而懊丧。

我坐在深褐色的条几上，几在廊上，廊在公寓的顶楼，楼在新生南路的巷子里——似乎每一事都被什么阴谋规规矩矩地安排好了，可是我清楚知道，我并不在那条几上，正如我规规矩矩背好的身分证上长达十个字的统一编号，背自己的邻里地址和电话，在从小到大的无数表格上填自己的身高、体重、履历、年龄、籍贯和家属——可是，我一直知道，我不在那里头，我是寄身在浪头中的一片白，在一霎眼中消失，但我不是那浪，我是那白，我是纵身在浪中而不属于浪的白。

也许所有的女人全是这样的，象故事里的七仙女或者螺蛳精，守住一个男人，生儿育女，执一柄扫把日复一日地扫那四十二坪地（算来一年竟可以扫五甲地），象吴刚或薛西佛那样擦抹永世擦不完的灰尘，煮那象“宗教”也象“道统”不得绝祠的三餐——可是，所有的女人仍然有一件羽衣，锁在箱底，她并不要羽化而去；她只要在启箱检点之际，相信自己曾是有羽的，那就够了。

如此，那夜，我就坐在几上而又不在于几上，兀自怔怔地发呆。

报纸和茶绕着我的膝成半圆形，那报纸因为刚分了类，看来竟象一垛垛的砌砖，我恍惚成了俯身古城墙凭高而望的人，高棉在下，越南在下，孟加拉在下，乌干达在下，“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故土在下……

夜忽然凉了，我起身去寻披肩把自己裹住。

一钵青藤在廊角执意地绿着，我大部份的时间都不肯好好看它，我一直搞不清楚，它到底是委屈的还是悲壮的。

我决定还要坐下去。

是为了跟夜僵持？跟风僵持？抑是跟不明不白就要消失了的暮春僵持？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不要去睡，而且，既不举杯，也不邀月，不跟山对弈，不跟水把臂，只想那样半认真半不认真地坐着，只想感觉到山在水在鸟在林在就好了，只想让冥漠大化万里江山知道有个我在就好了。

我就那样坐着，把长椅坐成了小舟。而四层高的公寓下是连云公园，园中有你叫我缠的榕树，榕树正在涨潮，我被举在绿色的柔波上，听绿波绿涛拍舷的声音。

于是，渐渐地，我坚持自己听到了“流水绕孤村”的潺湲的声音，真的，你不必告诉我那是巷子外面新生南路上的隆隆车声，车子何尝不可以“车如流水”呢？一切的音乐岂不是在一侧耳之间温柔，一顾首之间庄严的吗？于无弦处听古琴，于无水处赏清音，难道是不可能的吗？

何况，新生南路的前身原是一条美丽的夹堤，柳枝曾在这里垂烟，杜鹃花曾把它开成一条“丝路”——五彩的丝，而我们房子的地基便掘在当年的稻香里。

我固执地相信，那古老的水声仍在，而我，是泊船水湄的舟子。

新生南路，车或南，车或北，轮辙不管是回家，或是出发，深夜行车不论是为名是为利，那也算得是一种足音了。其中某个车子里的某一把青蔬，明天会在某家的餐桌上出现，某个车子里的鸡蛋又会在某个孩子的便当里躺着，某个车中的夜归人明天会写一首诗，让我们流泪，人间的扯牵是如此庸俗而又如此深情，我要好好地听听这种水声。

如果照古文字学者的意思，“湄”字就是“水草交”的意思，是水跟岸之间的亦水亦岸亦草的地方，是那一注横如眼波的水上浅浅青青温温柔柔如一带眉毛的地方。这个字太秀丽，我有时简直不敢轻易出口。

今夜，新生南路仍是圳水，今夜，我是泊舟水湄的舟子。

忽然，我安下心平下气来，春仍在，虽然这已是阴历三月的最后一夜了。正如题诗在壁，壁坏诗消，但其实诗仍在，壁仍在——因为泥仍在。曾经存在过的便不会消失。春

天不曾匿迹，他只是更强烈地投身入夏，原来夏竟是更朴实更浑茂的春，正如雨是更细心更舍己的液态的云。

今夜，系舟水湄，我发现，只要有一点情意，我是可以把车声宠成水响，把公寓爱成山色的。

就如此，今夜，我将系舟在也是水湄的地方。

张晓风，江苏铜山人，一九四一年生。东吴大学中文系及研究所毕业。现任教于阳明医学院。著有散文集《地毯的那一端》、《给你·莹莹》、《愁乡石》、《黑纱》、《晓风散文集》、《诗诗·晴晴与我》、《动物园中的祈祷室》、《步下红毯之后》、《你还没有爱过》，及剧作集多种。

林 玲

依 然 是 雨

小时候，好喜欢下雨。喜欢听那种叮叮当当的敲击声；喜欢那淅沥哗啦的渲泄声；喜欢雨水将大地洗了个澡之后的那份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感觉。当然，最喜欢的还是那一片白茫茫的积水。好棒哟！小雄！小辉！阿美！阿珠！来啊！快来啊！我们来玩打水战、放小船吧！乐喔！从嘴角直笑到眼睛里；又从脸上扩散到全身的每一个角落。跳啊！蹦啊！跑啊！追啊！什么也不欠缺了。

渐渐的，因为妈妈和老师都说：“下雨天，可别忘了带雨具喔！淋了雨，会感冒，会生病的啊！”雨，也慢慢的不再是那种朝思夕盼的恩物了。不下也好，免得带雨具又烦又重的。但是如果出门时毫无征候；快放学时才突然的下起雨来，要很突然才好，让妈妈和爸爸都来不及送雨具。我们就可以好好的表演一下自己的勇敢了。冲啊！雨丝从脸上滑到脖子里。凉凉的、冰冰的，从头直到脚，好痛快、好舒服。一边跑，一边张着嘴，让雨点象小弹珠似的投进口中。清清爽爽的，有一种似有似无的甜味。管他“落汤鸡”是副什么

模样！一伙人嘻嘻哈哈的在雨丝中穿梭实在好玩，一切都可以不管，反正嘛！又不是我的错。天上的事，我都知道！回家也不会挨骂的。是天有不测风云的啊！反倒是赚了一笔疼，又骗了一顿怜，蛮划算的呢！

后来，长大了。很惊奇地发现，还有“调调”这种叫人如痴如醉的东西。它象征着一个人的风雅与脱俗。象雨中漫步，伞下听雨鸣，海边观雨景等等。不全都是很美、很别致、很调调的吗？令人老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盼望与向往。

结婚了。另一半的他，似乎比我更爱雨。他常常三更半夜，还不会忘了提醒我说：

“你听！下雨的声音多美！”

“嗯！”我当然不能糊糊涂涂的说不美而自贬身价啰！但我不得不承认它是最佳的催眠曲。下雨天，天气凉爽，睡觉格外的甜甜、舒坦。这是真的。

孩子来了之后，忙碌的事情增多了，再也没有闲情逸致去制造或强调什么调调不调调了。原来对于雨的那份情感也自然淡漠了。甚至要不是体谅农作物没有雨水是不行的这件事的话，还真希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是太阳的天下才好呢！因为一到下雨天，孩子的尿布晒不干，却偏偏就是尿个不停，尿个没完没了的。弄得东是尿布，西是尿布；头顶上碰到的是尿布，脚底下踩到的还是尿布。湿漉漉的，找块干净的还真不容易呢！为此，我对雨失去了好感；还多次地诅咒过它。

雨让我感到害怕，倒还只是去年的事。原来大家都说：

“屏东不会有什么台风的啦！”恒春虽然常和台风扯在一起；但它离市区还远着呢！各人头上一片天。大家一直都没把它放在心上，看在眼里。没想到却偏偏就有那么例外的一次。赛洛玛台风一个上午，两个小时的骚扰，屋顶上那一片片粗壮的文化瓦，竟开始唏哩哗啦的又跑又跳。助纣为虐的雨，毫不客气地闯了进来，一切都没了保障。虽然遭殃的不只是我们这一家；但惨也就惨在这里。那么多的人家要修屋顶，泥水匠却还是固定的那几个。虽然他们可以起早摸黑的干活，却总还是不能成为三头六臂的人啊！等等吧！却把雨给等来了。唏哩哗啦、滴滴答答，就象直接打在人心的板上似的。多触胆心惊的声音啊！叫人又怕又气又急又恨，午夜梦醒，没有电，一片黑漆漆的。拿着摇摇晃晃、忽明忽暗的蜡烛，只见东在滴水；西又湿了一大片。怎么办呢？长夜漫漫，天亮之后还不一定就有办法！那些日子，一串串的雨，就象一串串的子弹，一把把的尖刀，叫人又急又烦，真叫人痛恨啊！

从此，我对雨没了好感。有时是麻麻木木的；彼此各不相干。有时是烦烦厌厌的；又下雨，干什么来着？有时，更会有一股无法平息的恐惧感：可别再漏雨了啊！凝视窗外，依然是雨；只是人在变，我变了。而失去的东西不复再来。

伞 中 世 界

在爱情季里，我们总觉得这个世界的人太多了。多到那么不容易找到一个属于我们的世界。

那天，我们带着伞，趁着乌云密布的天色，赶到海边。我们在一块没有被潮水打湿了的岩石上坐下。看海，看怕下雨匆匆离去的人群，而我们高兴着……。

终于，我们撑开两把伞子，在两个浑圆交叉着的 世界 里：听雨滴敲打伞顶，潮水拍击岩岸的声音，是如此的 柔和，又是如此的雄壮。于是我们着迷了，入神了；而不再想用世俗的语言来表达什么了。

绿岛在浓浓的迷雾中，若隐若现的幌着。总有一天，我会漂过太平洋，乘小舟投入你的怀抱。

兰屿，也羞答答的蒙上面纱，于是那股强烈的思念自我心底涌起；何必一定要触及你呢？远远地，从“兰屿之歌”的影片里；从各种报章标志上，我为你着迷。多美啊！我爱那挂算盘珠婆娑起舞的姑娘；没有忧愁，没有苦恼，只有你们才是上帝的宠儿，而我只能站在门外，痴痴地奢望， 遐思。……我爱听石神和竹神两个男神生男育女，而成了你们的祖先的故事，是多么神奇，多么美，又多么诗意呢？

有飞鱼？掠过海面，于是想及，想及图片上那个健美的少女，正背着满筐飞鱼，送给那位孤独的老人。那份发自内心的敬意，那抹从心坎里浮起的慈祥，这世界是如此的谧静：如此的清新，又是如此的美。啊！原始！原始！不该破坏上帝的美意的，于是一股怒潮，自我的心底流向污秽的大海：想及以生命的代价，从那悬岩峭壁中采集那典雅、幽美的万花国中之后——蝴蝶兰。仅仅为不识几支香蕉烟的身价，而失去了主人的资格。

一个硕大的番石榴，从另一个浑圆的世界里滚落，没有人阻挡它的去处。一个慈善者的微笑，正从它主人的脸上滑落。无须为失去那丰富的营养而惋惜的，几年前，谁曾对这些青涩的果子，发生过恋情呢？人类只会征服或发现一些并不十分切身的事物。他们可以进入月球，可以看见其他星球的一些现象，却近视的无法看清坐在对面的是好人？坏人？抑或他正在想些什么？……

于是傻子就是傻子，疯子就是疯子。没有人会象研究番石榴的成份一样的去研究一个人。因为你们是同类、你们彼此恨着，而以战争作为你们轰轰烈烈，不可一世的集体死亡。

潮水涌来，如此污秽，只因为有风有雨。你叫它如何展现澄清洁白之姿呢？除非云雾散去，除非阳光永远与它依偎在一起。

林玲，女，本名林若洁，浙江省乐清县人。台北女子师范暨屏东师专毕业。现任国小教师。著有散文集《第一个十年》，童话《房子生病了》等多种。